

现行联绵字语素判断方法的局限性

沈怀兴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由于联绵字语素判断一直没有可行的方法, 对同一个联绵字进行语素判断, 不同的人常有不同的结论。文章考察了用朴素分析法、同型替代法、词义对照法判断联绵字语素所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联绵字语素判断; 朴素分析法; 同型替代法; 词义对照法

中图分类号: H13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0)03-0043-05

从宋张有《复古编》创“联绵字”这一术语指称书写形式被世俗误写的双音词, 直到20世纪20年代, 九百年间“联绵字”没有仅指双音单纯词的。至20世纪30年代, 始有人用“联绵字”指双音单纯词, 创“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 50年代后用“联绵字”指双音单纯词者渐多, 80年代后渐成“定论”。然而持此说者所有例词都是作者不明其内部结构方式者, 是其说不符合汉语实际。因此, 本文只要叙述笔者个人观点而使用“联绵字”这一术语, 仍指双音词。

联绵字研究广泛联系着汉语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汉语词汇学角度讲, 联绵字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其语素判定。目前判断同一个联绵字之语素, 不同的人常有不同的结论。如“窈窕”, 研究者多举它作叠韵联绵字例, 判作单纯词, 而白平、^{[1](180-181)}刘毓庆^[2]都考见它是联合型合成词。又如“蝴蝶”, 研究者多举它作非双声非叠韵的联绵字例, 认定它是单纯词, 而刘萍、^[3]严修鸿^[4]都考见它是偏正型合成词。近八年以来, 笔者考察了坚持“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的部分代表性著作, 没有发现哪篇文章或哪部专著中有哪个例证能够证明其观点。现行“联绵字—双音

单纯词”说找不到有力的例证, 却能引人追随, 原因固然很多, 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用朴素分析法、同型替代法、词义对照法判断语素对读者起到了一定的迷惑作用。下面逐一考察讨论这些方法。

一、用朴素分析法判断联绵字语素答案分歧严重

照一般的说法, 分析是人脑的思维方式, 也是人的一种思维能力。分析法是人类通过分析思维把事物分成各个部分并进行具体考察的方法。但是, 不同的人受教育程度及社会阅历不同, 分析思维能力则不同。能不能有效地把事物分成几个部分, 进行科学的考察, 了解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常因人而异。较早的时候, 持现代联绵字观念^①分析联绵字语素, 只凭感觉对联绵字作现代共时的分析, 亦即通过内省的方式来分析, 不见其分析过程, 结论突兀, 即所谓“朴素分析法”。用朴素分析法判断联绵字语素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如当时有人在一本书里说: “所说单纯性的复音缀词, 也就是前人所说的‘联绵字’。这类词从前人给他下的定义是‘合二字而成一语, 其实犹一字也’, 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合

收稿日期: 2010-01-20

基金项目: 宁波大学后期资助项目(XHQ200802)。

作者简介: 沈怀兴(1954-), 男, 山东临沂人,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① 现代联绵字观念, 即在“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基础上形成并且不断增加新内容的现代人对联绵字的认识。我在《现代联绵字观念的来历》(《中国语研究》2007年总第49期)、《中国现代语言学早期的联绵字观念》(《语文建设通讯》2007年总第88期)等文中考察了这一事实, 又在《“双声叠韵构词法”说辨正》(《汉字文化》2004年第1期)、《“联绵字”及语文学史上的相关名词》(《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3期)、《〈联绵字典〉的收词及相关问题》(《辞书研究》2007年第3期)、《从“联绵字”之释看现代联绵字理论之谬》(《汉字文化》2008年第3期)、《语文学史上的“长言”说及相关理论》(《中国语学研究「开篇」》2008年总第27期)、《从王筠“连语”说看现代联绵字理论》(《汉语史学报》2009年总第八辑)等文中多角度考察了现代联绵字观念存在的问题。

两个音缀(写成两个字)成一个词,具有单一的意义’。所谓单一的意义,就是不能再分析。”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有人说:“古人把纯粹的双音词(不能再分析为两个词素者)叫做联绵字。”这两段话中的“不能再分析”都没说何以见得不能再分析,也没说是哪些人不能再分析;两位作者所举的例词在今天看来都不是“不能再分析”。^①所以致此,原因之一是当初为了驳斥“汉语单音节幼稚落后论”而提出“联绵字—双音节单纯词”说时,采用朴素分析法来判定联绵字语素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必然的。^②如果当初不是用朴素分析法,而是用历史考证法,就只能举双音节拟声词、音译词或切脚语为例,而拟声词和音译词各民族语言里都有,切脚语也不是汉语所独有,举它们为例就不能反对“汉语单音节幼稚落后论”了。这也是我们在考察现代联绵字观念之形成时非不得已不言及前贤名讳的原因之一。

但是,语言学毕竟是一门科学,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更是曾以严谨、有用著称世界两千余年。只是近110年以来才渐与国际“接轨”了。如果说“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当初提出时需要用朴素分析法判断联绵字语素,(同时,受学术视野与理论水平的限制,当时还提不出更科学的方法)不可避免地要出些问题,^③而时过境迁,后来研究联绵字的学者就不该出现这类问题了。然而,起初混乱的情况并未改变。对于这种混乱状况,吕叔湘先生曾经指出:“辨认语素跟读没读过古书有关系。读过点古书的人在大小问题上倾向于小,在异同问题上倾向于同。”^{[5](490)}吕先生此言,无疑是就那些内部结构较为难辨的复音词亦即传统语文学著作中讲的某些联绵字

的情况说的,因为如果是一般复音词,其语素构成情况一望而知,研究者意见一致,吕先生就不会这么说了。但是,任何复音词的语素构成都是客观的,不会因为研究者认识不同而有所改变。研究者在联绵字语素判断问题上意见分歧,在表明联绵字语素判断工作专业性强、难度大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透露了联绵字语素判断方法有待深入研究的信息。面对这种状况,赵元任先生说:辨识语素“比较可取的办法是采用读书识字的人的最大限度的分析”。^{[6](79)}因为,“采用语文修养较高的人最大限度的分析比较容易取得一致的结果”,否则便“答案大有分歧”。^{[6](94)}赵先生此言,也是在看到判断部分复音词语素而“答案大有分歧”的情况下说的。他认为判定复音词语素要取得一致的结果,应当“采用语文修养较高的人最大限度的分析”的办法,这可以说是对朴素分析法的改良。但是,由于没有能够冲出共时研究的藩篱,而研究历史悠久的联绵字之语素构成情况采用现代之共时分析的方法,不管怎样改良,终不能治本,因而赵先生语出数十年,而联绵字语素判断仍然“答案大有分歧”。

总之,采用朴素分析法判定联绵字语素,具体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注入主观因素。然而,词的构成是历史上的事情,是一种客观存在。它要求研究者尊重历史,判定联绵字的语素构成就是要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否则,不同的人判断同一联绵字之语素,则难免“答案大有分歧”。

二、用同型替代法判断联绵字语素抹杀历史而陷入方法决定论

同型替代法也叫“同形替换法”、“同形替代法”。现多简称“替代法”或“替换法”。本是

① 说他们的例词不支持他们的观点,前者详见沈怀兴《现代联绵字观念的来历》(《中国语研究》2007年总第49期),后者详见笔者发表在《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4期上的一篇文章。本文只讨论联绵字研究中多数人都有的问题,不针对任何个人。凡笔者不敢苟同的观点,文中只说“有人”。另外,这两段引文,上一段中的“从前人”是王国维,但却错解了王氏的话。因其流传广泛,现稍作考辨。王国维原话是:“联绵字,合二字而成一语,其实犹一字也。前人《骈雅》《别雅》诸书,颇以义类部居联绵字。然不以声为之纲领,其书盖去类书无几耳”(见王国维《研究发题》第三部分“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载《国学季刊》一卷三号,1923)。其“合二字而成一语,其实犹一字也”是说:合两个字构成的一个词语,就像一个字那样表达特定概念。很明显,那合成的“一语”并不是一个语素,“犹一字”亦非“是一字”。事实上,王国维这话只是强调词义的整体性,与传统语文学家反对拆分为单并无二致。否则,王国维《联绵字谱》收联绵字2718个,其中3/4以上是合成词之事实就无法解释了。后一段中的“古人”是王筠(只是王筠称“连语”)。鉴于今持现代联绵字观念者爱拿王筠连语观说事,我在《从王筠“连语”说看现代联绵字理论》(《汉语史学报》2009年总第八辑)中考察了王筠的连语说,发现王筠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②③ 那时现代语言学刚引进不久,学者们对语素理论还很模糊,所以提不出更好的方法。他们“不能再分析”的理论依据就是王念孙的“不可分训”,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混淆了词的结构特点与词义整体性特点的区别,用词义的整体性证明联绵字的单语素性,且传习至今,这便暴露了他们联绵字研究的理论缺憾。

70年前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Z.Harris)所创(一说是陆志伟提出的),是只服务于对语言进行共时分析的方法。由于它完全抹杀历史,故遭人诟病。同型替代法曾经主要被人类学家用来调查美洲印第安语或其他某些濒危语言。60年前(1951)引进,用来区别词和非词,由于实践上行不通,曾引起争议。大家知道,印第安诸语言多无文字记载,调查者开始只能记录土著人口语,并对所记录的内容进行分析描述;分析过程中必须区别词与非词,于是就采用了同型替代法。又由于没有历史文献查证,所以仅仅初步实现了对所调查语言的粗浅认识。汉语则不同。汉语社会有大量文献供研究者核查验证,汉语研究者因此也就有了进行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的有利条件。因此,区别词与非词时,如果也套用替代法,那便过分简单化了。所以用替代法区别词与非词的引进者于1955年否定了这种做法。但随后替代法又被人用来判定复音词语素,并且越向后越普遍。所以致此,部分原因是人们看到采用朴素分析法判断复音词语素容易见仁见智,无法得出一致的结论。用替代法判断复音词语素,就是对朴素分析法的否定。但是,用替代法判断联绵字语素,一个明显的缺憾是抹杀历史而容易陷入方法决定论,具体实施中漏洞百出,甚至导致复音词语素判断庸俗化。

但是,近20年来连“现代汉语”教材也采用同型替代法判定复音词语素。这说明此法已经普及,亟需加强研究。应该说,用替代法判定一般复音词语素,如应该、替代、判定、语素等,当然没问题。但是,能用替代法替代的肯定是合成词,不能证明不能用替代法替代的就一定不是合成词。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一部统编教材《现代汉语》增订四版第217页写道:

确定语素可以采用替代法,用已知语素替代有待确定是不是语素的语言单位…须注意的是两种替代缺一不可。例如“蝴蝶”中的“蝴”,虽然可以为其他语素所替代,如“粉蝶、彩蝶”等,“蝶”却不能为别的已知语素所替代,即“蝴~”不能换填其他语素。因此“蝴蝶”只是一个语素。

该教材是把“蝴蝶”作为非双声非叠韵联绵字例子举出的。它1991年增订一版、1997年增

订二版、2002年增订三版同此。这里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结论与事实不符,误导读者。^[3-4]

其他“现代汉语”教材也都这么讲,并且大多举“蝴蝶”为例。如一部“‘十五’规划教材”《新编现代汉语》第149-150页讲用替代法判定复音词语素问题也举“蝴蝶”为例,并作注说:

“‘蝴’在古代汉语中曾经是有音有义的语素,我们暂时不考虑古汉语的情况。”又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蝶’在‘蝴蝶’这个词中不是语素,而在‘彩蝶’中才是语素;另一种观点认为‘蝶’在‘蝴蝶’中也是语素,‘蝴蝶’是由粘着语素‘蝶’和音节‘蝴’构成的自由语素。”

“现代汉语”教材中这类代表性意见给人很多启示。第一,使用替代法判定联绵字语素,归根结底离不开施法人的语文知识及语感。然而,人的语文知识及语感不同,其判断结果不会一致。第二,同样用替代法判定联绵字语素的人,在像对“蝴蝶”之类词的处理上意见分歧,且两种观点均属臆断,同样证明用替代法判定联绵字语素行不通。第三,替代法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障眼法,用于判定联绵字语素,难免歪曲事实。因为任何一个联绵字都有悠久的历史,许多本可替代的语素在历史长河中已经隐退,有一些甚至失去了文献记载,所以无论语文水平多高的人都无法用替代法判定其语素了;勉强行之,势必会把某些合成词误判为单纯词。第四,用替代法判定联绵字语素,混淆了语言符号和书写符号的区别。因此,如果记录一个双音节合成词的书写符号变了,就有可能被误判为单纯词。如《现代汉语词典》释“联绵字”所举的例词“伶俐”,本写作“灵利”,宋代以后“灵利”与“伶俐”并行。人们用替代法判断“灵利”,谁也不会得出单纯词的结论,而用替代法判定“伶俐”,却只能得出单纯词的结论。第五,当前用替代法判定联绵字语素者已陷入方法决定论的泥沼,不惜削足适履是其证。如上举教材虽知“蝴”在古汉语中是个语素,但要施行替代法,只好说“我们暂时不考虑古汉语的情况”。然而,“蝴蝶”不是孤立的现象,那些像“蝴蝶”者认作单纯词,不像“蝴蝶”者不认作单纯词,那些接近“蝴蝶”的该怎么办?并且,“像”和“接近”或“不像”的标准分别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用替代法判定联绵字语素就会

见仁见智。第六,用替代法判定“蝴蝶”之类联绵字的语素,结论必然是错的。^[3-4]如果把“蝴蝶”还原为“胡蝶”,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但用替代法判定联绵字语素一般不做还原工作。这样说来,当前作为常识写进教材的替代法其实是不能用来判定联绵字语素的,因为它蔽于共时论,抹杀历史。今则不然,是在贻误学生的同时,也为汉语研究埋下了隐患。

三、词义对照法混淆了复合词词义整体性与单纯词语素单一性之别

词义对照法是近年创造和使用的一种复音词语素判断法。就是拿复音词各成分之含义与该复音词词义对照一下,看其能否体现词义,能体现词义者是合成词,否则是单纯词。本为合成词的联绵字,每个语素的意义都不能体现这个联绵字的词义了,这个联绵字就是单纯词了。如有人说:“如果复音词的语素义能够直接体现词义,语素义与词义具有‘表层’的联系,应视为合成词;如果语素义不能够直接体现词义,构成的语素已经融合成一个整体,语素义与词义仅仅有‘深层(或语源)’上的联系,如那些字面意义隐没的所谓‘联绵词(字)’,应视为单纯词。”^①这里,持论者以语素融合说为基础立论,却不知道语素融合说自身不成立。^[7]所以这么一来,问题看似解决了,实则被掩盖了;一旦遇到肯较真儿的人,则难免处境尴尬。如有人问:试将词义对照法用于同一个复音词的语素判断,由于语文水平与分析能力不同,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甲说其“语素义能够直接体现词义”,就把这个复音词归入合成词;乙说其“语素义不能够直接体现词义”了,就把它归入单纯词,这可怎么办呢?然则谁又有什么办法能让具有不同语文水平和分析能力的人将词义对照法用于同一联绵字语素的判断而得出一致的结论呢?

用朴素分析法与同型替代法判断联绵字语

素的感性化倾向促进研究者发明词义对照法。具体点说,发明者看到用朴素分析法或同型替代法判断联绵字语素的著作里例词总是与其观点相左,认识到朴素分析法与同型替代法的不足,却又要附和“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便发明了词义对照法。如2005年问世的一部研究古汉语词汇的著作,能够大致遵循历史观点考察复音词的构成,只要再朝前走一步,上升为理论,提出新的语素判断法,问题就有望得到解决了,但它没有坚持到底,在第55页中说:“对联绵字的研究,必须以现代语言学的科学观点为依据。”这便功亏一篑了。试问: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就一定科学吗?如果作者弄清了那“现代语言学的科学观点”的来历与本质,^[8-9]或许就不这么说了。又如《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之“联绵词不可分训说”条下说:“从现代词汇学的观点看,这一类词本不应该置于联绵词之中,因此后代学者把‘联绵词上下同义,不可分训’(按:这话是改造了王念孙的“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见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六·连语》)的说法加以改变,形成了更加科学的理论。”明明是拿古人解决部分双音词理解问题的训诂学理论比附今人从事语言本体研究的误解,却说是“更加科学的理论”,同样是思想被扭曲了。^[10]另外,促使学者采用词义对照法判定联绵字语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如有些研究现代汉语的人,由于在学生时代被种上了现代联绵字观念,从此对它坚信不疑,看到有的著作作用词义对照法判定联绵字语素,误以为它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观点”,于是放弃同型替代法,而采用词义对照法。同时,盛传几十年的“上古汉语有一种特殊的构词法”之说也促使人们积极为它寻找论据,^②那些在他们看来各音节都不能体现其词义的双音词被举出作证,就是受了词义对照法的左右。

然而,只要人们不迷信现代联绵字观念,就

① 详见《中国语文》2007年第3期第268页。

② 上古汉语有一种特殊构词法之说,起初只是用肯定的口吻表述一种假设,后来多有人求证,而至今未见确证。但是,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欲反对“汉语单音节幼稚落后论”,则必须证明汉语非单音节语,于是提出“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并认定上古汉语有“一种特殊的构词法”。至于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现在年长的学者还有印象。如李如龙先生《论汉语的单音词》(《语文研究》2009年第2期)说:“早期的西方语言学家曾经指出汉语是‘单音节的孤立语’,后来又有人以印欧语中心论把汉语列为比多音节、曲折语低级的语言,于是,中国的语言学家对于‘单音节、孤立语’便讳莫如深,努力去说明后来的汉语已经是多音词占优势了,语法上也生长出许多‘形态变化’,这是抛弃汉语的特点、一味追随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思想在作怪。”李先生这话对今天的中青年学人了解“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很有启发意义。

会清楚地看到词义对照法和朴素分析法、同型替代法一样行不通, 因为“复音词的语素义能够直接体现词义”者是合成词, 但不能直接体现词义者未必是单纯词。如教育部 2007 年 8 月 16 日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 其中断背、饭替、职粉等新词, 很难通过词义对照法的检验, 可否把它们归入单纯词? 新词尚且不能用词义对照法判定其是否单纯词, 已有两千年历史的联绵字又怎么使得? 又如, 不知什么时候悄然流传的“蓝颜”, 指已婚女子的异性知友。这“蓝颜”一词肯定不是一个语素构成的, 但用词义对照法一对照, 它却只能被归入单纯词。看来, 词义对照法的实施是以混淆复合词词义的整体性与单纯词语素构成的单一性之别为前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承认词义的整体性与语素构成的非单一性是合成词两个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基本特点。承认这一事实, 对正确认识朴素分析法和同型替代法所存在的问题也有积极意义。

词义对照法的又一缺憾是模糊了多变的词义与不变或少变的语词结构的界限, 且架空了后者。词义的多变性与语词内部结构的稳固性问题, 已在相关文章中讨论过, 这里不再重复。

鉴于上述事实, 笔者一研究生曾对词义对照法提出疑义, 认为用词义对照法还不如用同型替代法或朴素分析法。因为用这两种方法虽然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但错误是明摆着的, 不糊弄人; 词义对照法就不同了, 它看似兼顾了古今汉语, 给人以可信的印象, 而人们一旦走上这条路, 却绕来绕去成不了“正果”。其实, 词义对照法所

以给人这种印象, 根本原因就在用词义对照法判定联绵字语素同样是凭对照人的语文知识和感觉, 没有可操作性。但“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久已盛行, 朴素分析法与同型替代法都有明显的问题, 怎么办呢? 所以词义对照法是在已有的复音词语素判断方法行不通而又不能挣脱现代联绵字观念之束缚的情况下产生的。

综上所述, 用朴素分析法、同型替代法、词义对照法判定联绵字语素都行不通。所以致此, 其深层原因是蔽于共时论。这三种方法的实施, 不可避免地加重了联绵字研究的混乱。那么, 用什么方法判定联绵字语素好呢? 这个问题在《试用历史考证法判断联绵字语素》中讨论解决。

参考文献

- [1] 白平. 汉语史研究新论[M]. 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02.
- [2] 刘毓庆. “窈窕”考[J]. 中国语文, 2002(2): 156-157.
- [3] 刘萍. “蝴蝶”考[J]. 中国语文, 1999(6): 450-453.
- [4] 严修鸿. 也谈“蝴蝶”命名的理据[J]. 中国语文, 2002(2): 153-155.
- [5]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吕叔湘. 汉语语法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6]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7] 沈怀兴. “联绵字语素融合”说疑义[J]. 汉字文化, 2008(1): 46-50.
- [8] 沈怀兴. 现代联绵字观念的来历[J]. 中国语研究, 2007(49): 16-23.
- [9] 沈怀兴. 中国现代语言学早期的联绵字观念[J]. 语文建设通讯, 2007(88): 27-34.
- [10] 沈怀兴. “联绵词不可分训说”辨疑[J]. 汉字文化, 2008(5): 14-18.

On Approaches of Judging Morphemes of Chinese Disyllabic Words

SHEN Huai-x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Media,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The lack of a workable approach for judging the morphemes of Chinese disyllabic words often leads to different judgments of the morphemes of the same disyllabic word. This paper is an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of such approaches as Intuitive Approach, Isomorphous Substitution Approach and Semantic Contrast Approach.

Key Words: Judging Morphemes of Chinese Disyllabic Words; Intuitive Approach; Isomorphous Substitution Approach; Semantic Contrast Approach

(责任编辑 王 抒)